

大 湖 见 证

长三角三大淡水湖绿色发展之路



▲ 11月28日无人机拍摄的安徽巢湖。 新华社记者张端摄

从地图上俯瞰长江三角洲，交错分布的河湖水系，让这片中国经济活力创新的高地更添灵动和秀美。而太湖、洪泽湖、巢湖三大淡水湖，恰如点缀其上的三颗宝石熠熠生辉。

从脏乱河道到水清岸美，从“九龙治水”到齐抓共管，从竭泽而渔到人水和谐……坐拥优良的水资源条件，世代傍水而居、凭水而兴的人对此有着切身体会：放眼长远，护好一方碧水，才是“靠水吃水”的前提和基础。

万顷碧波再现梦里水乡

腊月时节，沿安徽合肥市环巢湖大道行驶，湖区内侧的浅滩、湿地片片相连，杭埠河、派河等入湖口水清澈、波光粼粼，一批正在培育中的生态湿地在冬日萌发勃勃生机。

在南淝河入湖口，东侧是滨湖湿地森林公园，西侧是4万多亩的十八联圩生态湿地，作为巢湖治理最难啃的“硬骨头”，南淝河水质近期已经连续两月实现了国考断面水质达标，这也是最后一个达标的环巢湖入湖河流。

眼前风光宜人，得来并不容易。

“国家重点治理的太湖、巢湖、滇池三大湖中，太湖地处南方疏水网地区，水多、水滞、水脏问题突出，滇池是高原湖泊，面临水少、水滞、水脏难题，巢湖则兼而有之。”巢湖研究院院长朱青说。

合肥市环巢湖生态示范区办公室主任高斌介绍，近8年来，合肥累计投入超过200亿元，推进以巢湖生态修复保护为重点的环巢湖工程建设，巢湖水质呈现逐步好转态势，巢湖湖区主要污染物浓度指标持续下降。

复见清波的不只是巢湖。尽管面临着诸多困难和挑战，苏浙皖三省意识到，治水是一道摆在面前的必答题，必须将其纳入区域环境的大局中统筹考虑，以大型淡水湖治理为牵引，带动周边环境整体提升。

从太湖南岸穿过一条马路，就是浙江湖州吴兴区72条入太湖的港港之一罗港港。宽阔的河道，平缓的护岸，沿线整齐种植的樱花树……不久前，这里刚刚通过浙江省级“美丽河湖”的评审。

“从2008年开始，湖州就谋划了环湖河道整治等系列工程，提高区域水资源优化配置能力，完善区域防洪排涝格局，也兼顾航运等综合效益。”湖州吴兴区治水办专职副主任张拓告诉记者，目前罗港基本常年保持Ⅱ类水，保证“涓涓清流送太湖”。

得天独厚的环境孕育了长三角水系丰富的渔业资源，白鱼、银鱼、白虾、湖蟹等优质水产让湖泊成了渔民的“聚宝盆”，但由此也引发了过度捕捞的恶果。

以洪泽湖为例，河蚬可捕量从2005年的10.01万吨降到2013年的2.2万吨，有效捕捞时间由2012年以前每年8个半月降低到2013年的2个月。

为拯救河蚬、河蚌、螺蛳、银鱼等水产品资源，江苏省洪泽湖渔业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先查清底数，制订完善限额捕捞制度，并规定渔民到指定码头交易，接受渔政部门监督，以保证水产种群自我恢复能力。

洪泽湖渔管办干部陈林说，多年来，洪泽湖实行捕捞“负增长”制度，渔业资源逐步得到涵养和恢复，河蚌、螺蛳总量由10年前的9万吨上升至26万吨，春季银鱼也由5年前的280吨增至530吨。

作为江苏省内最大的淡水湿地自然保护区，洪泽湖湿地目前有包括国家一级保护鸟类大鸨、东方白鹳、黑鹳、丹顶鹤等190余种鸟类，近来还发现世界濒危鸟类震旦鸦雀。独特的旅游资源，让当地居民和游客赞叹：“梦里水乡又回来了。”

转型联动彰显治水之志

“锦堤蝶醉”“芦花飞絮”“烟云梦泽”“蔚林荷语”……一块块依不同时节而命名的景观，让属于南太湖水系的湖州长田漾湿地公园充满诗情画意。

冬日的公园，摇曳的芦苇和原生的野花烘托出原生态的意趣，本地居民和游客在其间闲庭信步，惬意漫步。

“相较于太湖北岸的无锡、苏州等地区，多年前南太湖只是小渔村，在大力发展经济的过程中，也牺牲了环境。”南太湖新区治水办副主任蒋仕斌说。

紧盯重点难点，出重拳整治历史遗留问题——水泥、印染、造纸……近年来，一批高污染产业在南太湖被淘汰，取而代之的是现代服务业集聚区和国家级旅游度假区。

“哪里群众反映呼声大，我们就从哪里开始着手。”湖州市治水办主任周峻说，经多年整治，目前太湖在湖州的65公里湖岸线内2公里，已基本没有任何工业。

“氮磷元素是造成水体蓝藻水华的

‘罪魁祸首’，今年我们投入50余万元，从中科院植物研究所引进能吸收氮磷的中山杉，下一步将根据湖区试点效果，酌情扩大种植面积。”安徽省巢湖管理局副局长蒋大彬说。

加强区域协同联动，形成推进跨区域治理合力——

12月14日，长三角在完善跨区域管理协调机制的创新上又走出了坚实一步：在浙江长兴县召开的太湖淀山湖湖长协作会议上，太湖、淀山湖及主要出入湖河道湖长、河长们共同见证了太湖淀山湖湖长协作机制的建立。

“太湖淀山湖湖长协作机制是太湖流域对跨区域湖泊议事协调机制的丰富完善，是推动河长制湖长制从‘有名’到‘有实’的重要抓手，是水利助推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的创新举措。”水利部副部长魏忠山说。

与此同时，苏皖两省正积极会商推进跨区域生态补偿试点，共护水清岸美、共享美好生态已成为共同追求。

积极谋求产业转型，着力培育绿色发展新动能——

一门大闸蟹养殖的技术，传到卢瀛峰手上已经到了第三代。与祖辈在太湖自然水域中养蟹不同，他的养殖场移到了临近湖边的池塘里。穿过开阔的养殖区，卢瀛峰把记者带到三个紧挨的池子前。

“前几年，我认为在自然水域养殖不

符合生态化、标准化的大趋势，就提前谋划建了这个养殖场，所有养殖的尾水都要经过沉淀池、曝气池和生物净化池等7个环节再达标排入太湖。”卢瀛峰说，规模化标准养殖让他的大闸蟹销量近4年以年均100%左右的增速增长，2018年公司产值达5000多万元。

民生福祉映衬发展初心

绿萼梅、江梅、黄香梅等梅花品种，在全长1000米、占地75亩的洪泽湖古堰梅堤簇拥，每年到了梅花绽放时节都成为市民游客的“打卡点”——这里是洪泽湖畔最大的观湖赏梅生态公园。

“亲水平台，休闲节点，以及观光车道、自行车道和步行道构成的循环交通体系，让有着上千年历史的大堤突破了防洪、交通的单一功能，无论游客还是市民都能享受到环境提升带来的获得感。”正在园内拍照的南京游客沈睿说。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

湖州长兴县的图影湿地文化园距太湖直线距离不足1公里，三面环山，素有“无船路不通”的说法。冬日荡舟湖上，但见道道涟漪，远处时有白鹭掠过水面。

为保护湿地生态环境，2015年，地处湿地范围内的部分村庄开始外迁，这让村民在当时犯了愁：作为收入主要来

源之一的菱角无法继续种植，生计从何而来？

“2016年4月，湿地周边优良生态环境吸引了大湖龙之梦乐园项目入驻，吸纳了图影周边75%的村民就业。”太湖图影旅游度假区管委会生态旅游办主任乔剑锋说。

2016年11月，在泰国清迈举办的国际灌溉排水委员会(ICID)第67届国际执行理事会全体会议上，湖州太湖水利遗产入选直接灌溉工程遗产名录，这一自春秋时期萌生雏形的水利工程“活化石”又一次走入人们的视野。

作为申报节点之一，湖州织里镇义皋村将这一值得纪念的事件刻在村口的石碑上。整洁的村道，洁净的河水，走在村里偶遇了55岁的村民邹金建，热情地把记者带到家里。

“现在村里环境越来越好，保持路面和河道整洁都靠村民自觉，前几年村里还建了‘溇港文化展示馆’，来村里的游客也越来越多。”邹金建和妻子李守芳不住感慨村庄和周边环境变化之大，“这几年孩子都成家了，日子一年比一年好，我们想着开个农家乐，让更多游客感受水乡的环境和热情。”

(记者魏一骏、秦华江、程士华、郑梦雨)
新华社杭州12月28日电



▲ 12月25日，一艘被拆解的渔船被渔政工作人员运走。

▲ 12月25日，长江捕捞村渔民夏明星注视着被吊起的渔船，他手上的渔船编号牌也即将被收回。

▶ 12月25日无人机拍摄的长江新螺段白豚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渔船拆解现场。

▼ 12月26日，“上岸”后的徐保安(右一)在威弘鞋业公司生产车间内工作。

本报记者肖艺九、王贤摄影报道

12月25日下午，湖北省洪湖市螺山镇长江捕捞村阴雨绵绵，起重机、挖掘机、切割工具发出的轰鸣声不绝于耳，57岁的渔民夏明星看着他祖祖辈辈谋生的家伙什——一艘10多米长的铁制渔船被拆解，久久不愿离去，眼里不自觉地泛起了泪花。

长江捕捞村渔民的作业场所，就在长江新螺段白豚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根据今年年初多部委联合印发的《长江流域重点水域禁捕和建立补偿制度实施方案》，今年年底前，长江流域332个水生生物保护区要完成渔民退捕，实现全面永久性禁捕；2020年底以前，长江干流和重要支流除保护区以外水域的渔民退捕，暂定实行10年禁捕。

“退捕还鱼”的关键在渔民，难度也在渔民。约28万长江渔民将逐步告别他们早已习惯的“水上漂”生活，返回到岸上重新出发，这是一次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的巨变。

他们中的一些人，上无片瓦、下无寸土；他们中的不少人，上有老下有幼担沉重；他们中的很多人，五六十岁年纪已大，很难到企业再就业，又没到退休的年龄。失去了唯一熟悉的营生，没有了赖以生存的生产资料，渔民们的未来在哪里？人们不舍、人们彷徨、人们憧憬……心里五味杂陈。

然而，理性的渔民冷静下来，都会意识到，长江里的鱼越来越少，靠水吃水已

退出江湖
长江渔民

经吃不饱了，一味的索取就是竭泽而渔，到了让母亲河休养生息的时候了。

江若无鱼，人何以渔？

习近平总书记深入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上指出：“长江生物完整性指数到了最差的‘无鱼’等级。”

“无鱼”二字振聋发聩。原本世界上水生生物最为丰富的河流之一长江，水生生物

资源已经严重衰退，“四大家鱼”资源量大幅萎缩，种苗发生量与20世纪50年代相比下降了90%以上，产卵量从最高1200亿尾降至最低不足10亿尾，陷入“资源越捕越少，生态越捕越糟，渔民越捕越穷”的怪圈。

长江禁渔十年，渔民退捕上岸。生产生活的巨变不可避免地会给渔民带来阵痛，但有“全面小康一个都不能少”的勇气和担当，有一代代生生不息的渔民的勤劳和勇敢，未来的日子必定越来越好。

洪湖市渔政局干部告诉记者，他们正谋划设置一批生态护渔员等公益性岗位，那些最难转产的五六十岁的渔民，很大一部分将从“捕鱼人”变为“护鱼人”。

明天，太阳照常升起。与夏明星同一个镇的渔民徐保安2017年就退捕上岸，现在和妻子在离家不远的威弘鞋业公司上班，过着朝九晚五的生活。

“家门口上班，能照顾小孩和老人，夫妻俩还能拿到每月8000多元的工资，这样的日子我知足了。”徐保安说，“刚开始都会有不适应，但禁捕是为了保护长江生态，为了子孙后代。我们总要勇敢地迈出第一步，只要不好吃懒做，岸上的生活一定更美好！”

有了新的生计，才能确保渔民退得出、稳得住、过得好，从根本上保证他们不再重返“江湖”。

人退鱼进，人水和谐，类似长江捕捞村的故事，每天都在发生。长江经济带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母亲河重回鱼肥水美的那一天，不会太遥远。

